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卷之六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攀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重梓
可行　元燈　桂芳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自上臨下也。地卑矣。而澤又下于地。臨之切近者無如此。故曰臨也。元。亨。利。貞。四德也。各卦皆具。前已言之。二陽方長。則此德應无倫也。臨十二月之卦也。加以八月。則七月之卦也。七月之卦否。以爻數之則為遯否遯

皆凶若以月建言之文王之時應用商正商改歲不改

月八月則酉月也於卦為觀以消長之理論之觀以二

陽為四陰所逼日漸以消尤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正月則泰矣是剛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兌說坤順二剛中而五順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有說有順有剛有應大亨之道而又以正乃化育之所

以生而萬物之所以滋長天之道也合天道元利在其中經不言者可不言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四陰日長二陽日消不能久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教思也容保也臨民之事也君子感于臨則所以盡其臨之責不徒以勢位相臨苟自尊大而已必說也則說以先民教思无窮所以為說也坤載也則厚德載物容保民无疆所以為載也

臨者以高臨卑以上臨下而卦乃取義于地澤若但謂地比澤為高可以言臨則以天臨地臨萬物不更為臨之大而取義更長乎必歸之地者地載物者也故必收天下萬物于容與中而後可以臨萬物然則有一郡一邑之臨則當收一郡一邑之民于容與中有一國天下之臨則當收一國天下之臨于容與中故曰顧名思義思之念之於臨民之義差無愧焉爾聖人以為天覆而遠不如地載之為實也且以地之卑為能降心以就民而澤更下喻民之無所敢抗而俛首制命于上也師曠

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縱恣于上以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痛念之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字之義程以為感朱以為皆皆字為近而說不甚快以臨之為義也而獨與二為皆何其狹也然則何也咸之為言偏也偏臨者無所不臨也一陽復始萬物咸藾故云咸臨也貞吉者初臨民上德意未孚須以居敬之心守貞正之德無小大無敢慢匹夫匹婦皆能勝予然後可以綏和萬姓而得吉蓋咸臨者特臨之而已必以

正行之乃能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惟正可以感人臨民者須端其志行而後道可行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之咸臨與初九之咸臨一也但九二則又進矣故均之臨民也而二之陽道方長萬物日榮君子之道亨而羣生咸遂是以吉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解未順命[illegible]強之甚而朱子云未詳此似本其前

日而言之也。如前此天下已同臨者。不必言利。如意何須言无不利。言利則前此有不利者矣。是未順命也。吉无不利者。前此不順命者。無不草心。可以惟意之所欲為。而不虞逆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政不欲苦。椽切不可為也。亦不欲甘。小惠不可繼也。六三小人乘君子之器。惠而不知為政。但為甘臨。徒以聲音笑貌。悦人耳。使政可以甘言畢事也。則塵飯土羮。皆實用。而人可欺矣。然無是理也。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

災及其身凡人虛語誘人者到底水窮石見毫無益于事故无攸利三兌之主而居臨以悅人爲事故爲甘臨之象然知以甘言與人是猶知悅人心畏公論者能憂其窮而急圖之繼之以實事則前之甘猶爲不欺而可以免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六居三不能勝任故位不當也知咎而憂之則咎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

坤所以臨澤而四切近于澤故為至臨至澤而臨之也體順而安何咎此切近臨民之官似今之有司乃但言无咎而不言其臨之得失何也盖有上不可無下有民不可无統但至臨則民已各有所屬不相渙散而天下之大分定矣是所以貴于臨也義取于臨故不言其所以臨之者止言无咎而已无咎者上以分臨之而無不自安之虞下以分臨之而無不堪命之懼故也盖臨之以定其位而後可議設施也此在名分既定之後若児至臨以為無所事事而不知在名分未定之前君子與

小人無以異也。無所謂上下也。而一旦臨之。殊費約束。故卦獨有取象于至臨者以此。此古初之臨民者乎。四切近于澤。故于此發之。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逼近于澤。則有傾墜之患。故以咎言。位當者。位所當然。是故均是人也而有一人立于上以臨之。若難得於衆人而不知位所當然。故聖人制上下之分。安然行之而不以為異。亦惟其當而已矣。故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茲聖人所以效法于天地。而以神

道設教也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尊而陽惟以知臨天下子思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是也君道也故曰大君之宜吉不待言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則不自用而能用人苟非作聰明之心則不中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凡臨民者進退在君豈得自專無所用其敦即君子亦不宜係戀何以言敦諸家皆謂敦厚于臨理所未安似

不敢從也。但敦實訓厚。豈虛設乎。以意度之。上處臨之終非正臨也。殆為五日京兆言之也。凡臨民者。將去之日。及暫攝之時。率不措意。而以茍且從事。不知有一日之臨。則有一日之責。須敦篤其意。盡心力而為之。則雖不久在位。而亦有所設施。士君子茍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況事權在手。則安可以怠心視之。上有敦臨之心。而百姓蒙其福矣。吉道也。即不然。而慎守其事。亦可无失而免咎。況不然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存乎內。則用乎外者不浮。是以教也。臨者上下之所以相接也。既得其道。則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乃君子小人不同。則臨皆不能得中正。于是乎咸臨之外。有所謂甘臨者焉。虛以求媚而無實事。百姓何以蒙其福。國家何以受其成。臨民之大戒也。雖然。吾竊有感焉。此甘臨者。猶可以名義籠絡之。而職分督責之。若乃豺狼而冠服。名義之所不能愧。法律之所不能禁。百姓之仰望所不能動。大君之委任所不能感。小民吞聲。一路蕭然。則視甘臨又為聖賢矣。是以貴乎知臨。為大君之宜。正為

能辨察此革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風行地上。披拂萬物。觀之義也。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觀之象也。盥潔手也。當盥而未薦之時。肅穆之容。孚于上下。觀禮者。咸屬目焉。顒若威儀明顯也。則觀莫大于是。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也。

觀之取義。只在盥而不薦之時。盖誠敬莫大于祭祀。既盥未薦。此時未有所事。誠敬端嚴。肅然可觀。若薦則有

事有所持行誠敬雖在與端一之容有閒故取義在不薦之時非謂薦後則不誠也程傳以薦後則人心散而精誠不一不若始盥之時朱子以為是誠意用出用出則絕畢便過了此皆夫子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說豈先王之薦後皆若是耶若然則夫子又何責於魯人不可通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威儀之可敬畏者在上五在君位也有巽順之德則泰而不驕中正而不陂以為觀于天下蓋人君必有

可觀在我而後人有以觀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敬嚴于宗廟而化乎于人心子曰孝慈則忠是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言觀則極于天觀之至也神道設教非假神道以愚民聖人體天地之神道爲一切制作皆非人思慮所及神而明之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日月星辰陰陽五行無非教也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盡人性盡物性參天也贊化育而天下服以此也不然聖人安能以一人

之私意而鼓舞天下耶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氣異宜聖人亦不能强而一之故省方而觀之因以設之教所謂修其教不易其宜齊其政不易其俗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聖天子在上遠近莫不觀之但草野之人不能識聖德雖觀之而不能名言或相與歎服傳誦俚而無當所謂兒童之觀也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之歌止于如此故在小人為无咎若君子處草澤而無域外之觀則

可羞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觀無遠識小人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不可訓故利女貞邦有道士皆有觀時而欲進之意焉故云闚觀觀于內而蔑于中也此時一失主意把持不定不免以道狥人而自失矣故如女子之守身而利于貞蓋嚴之也君子雖以邦有道貧賤為恥而亦以鑽穴踰墻不由其道為羞註云女子之正是許女子闚觀

也。豈有此理。華歆窺門。管寧割席。正是此意。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子闚觀。未必失身。然而非所宜矣。故雖貞亦醜。士人闚觀。未必毀節。然而非所處矣。故其防必嚴。此其辨在發意之初。獨知之地。此際无求。方是真无求。然而難言之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進退生人之大節。此處可觀。可以為士矣。此處無可觀。斯亦不足觀也已。三以陰居陽。有進有退。故觀我生進

退以自考也。夫闚觀之醜。聖人特言之耳。然念存于人之心。人不可得而知。已亦可得而飾也。惟是進退則見之實事。關一生大節。已不能飾。人不可欺。最為吃緊。不可草草。不可輕忽。自觀不可不嚴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未失道。故可觀。若已失道。觀亦晚矣。寧亢勿隨。寧固勿通。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士人際遇之占也。曰。觀國之光。禮樂文章。可以見朝

廷之大。苟為觀之而无實得。不知行義達道之難也。曰用賔于王。道德名世。可以知處士之尊。苟為利之而不自重。且叢處士純盜虛聲之誚矣。是故士必經綸在手。變化生心。而後可以與于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進退正。而後可以作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觀之主也。九。觀之德也。自觀我生。則陽不失剛。陰不干正。去讒遠色。賤貨貴德。凡為君子。皆得安其所而无

咎矣不自觀者悠悠忽忽必有乘隙而中之者是否泰治亂之關不可不防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尊如天稱神須聖從何處觀起亦曰觀之民而已民之安物之阜則可知我之為君也民不安時不寧雖云日夕孜孜圖治猶未也故君之善觀者不觀于耳目前之不可信者而觀于民信之不可掩者則治亂可知觀民之治亂則我可知常存是心則分別于君子小人將有不可欺者而善類之保全多矣是以君子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无咎

四陰在下。耳目難欺。譽望在我。責備甚至。苟內省不慊。將為世所指摘。故觀其生。生者。生平也。君民親友之間。或實能盡道而不慚。或徒取虛譽而无實。必其真為君子。可以信于人。可以信于己。可以信于天。而俯仰不愧不怍。乃可以无咎。此爻甚危。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苟不能觀其生則已矣。苟實能觀其生也。明居屋漏。十手十目。不但不可自欺。且名之所在。求多者方無已。吾

能保全生平。而善其終乎。平。滿也。不敢滿足也。

五言觀我生。上言觀其生。亦有辨乎。曰。我者。見在也。我之得失。衆之所覘。故觀之于民以驗我。而隨時補救。不止有失時之悔。觀其生。已往也。勿必歸根。水窮石見。平生浮名虛譽。舉無所益。至于一生歸結之時。苟有不慊無以為終。故詳考一生。某得某失。自驗功力以為持歸之地。要之上之觀不在此時。此時其究竟也。五亦非不觀其終。而見在其吃緊也。互言之耳。

余因悟生平二字。曰。觀其生。志未平。則此生有不得不

可以言平生平字衆人所同用而能得其生平者幾人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二字之謂也

嘗見說易者每云聖人扶陽抑陰心竊擬之以爲否泰剝復天行之數雖欲扶陽安能使之不消雖欲抑陰安能使之不長蓋讀至觀卦而始喟然于陰陽消長之機君臣斡旋之事也觀八月之卦于時爲四陰競進二陽孤危蓋已岌岌矣然而九五當陽上九持志在下之陰或爲童觀或爲闚觀或爲進退趑趄或爲觀光上國未

嘗不仰一人為榮辱而九五以陽剛制命無不惕息歸命陽雖孤而不危陰雖進而无迹苟能撫之彼亦何為夫以八月得觀況未至于八月乎此撥轉之大機括修省之真實事而扶陽抑陰非僅如後儒厭勝于口角之間也惟君不自觀而溺于燕餠賢人失位而棄為頑果乃始末如之何天下未嘗無不可為之時也夫觀視也光浮也苟實德不孚則莫逃于大衆之耳目而虛聲不足以恥人于是乎奸人生心羣陰成剝矣是故君子慎所以觀之者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以頤中有物爲噬嗑。無可言者。去其間則亨矣。間非噬嗑不去。故噬嗑亨。利用獄。隆山李氏曰。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霆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

不當位利用獄也

純剛不任純柔不决三陽三陰參而无擊斷優柔之失剛柔分也非震不威非明不照雷動而火明雷電合而天地之威以章柔來居五得中而上行也柔雖不當五之位而施之于獄則不殘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因雷電合而章而思及于獄所謂以神道設教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小懲大戒是也初在下為受刑之象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傳云屨髙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惡故云不行然屨校滅趾似屬兩事屨校者械之也何得言滅趾似刖刑也不行謂或械之或刖之皆使之不能行所以懲其肆也程傳似取必于其人或未必盡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易雖以象教然聖人取象必本于人情安有噬人之膚而至于滅其鼻者本義謂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而亦不免于傷其鼻諸家之

說殊覺迂訛心實不了。嘗試强為之說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象所治之難易。噬膚。則象刑之加于膚者。鼻者。面目之所以為容。滅其鼻。則不可以為容矣。亦似兩事。蓋彼既為蠹刑斯及之。刑當其罪。不復可以為人。古有劓刑。意者其謂是乎。用刑而無殘人之心。如子羔之于刖者。何咎之有。六二。蓋以柔道而用威者。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謂乘剛。用刑于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深嚴得宜。乃所謂中也。以此言觀之。則所謂剛。固不指上下爻。何

獨于別爻而異解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理屈之人。不肯服罪而反噬。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爲腊肉所傷也。世間原自有此種奸人。此當事者。所以疑畏而不肯任怨也。然亦小吝耳。執朝廷之法。治有罪之人。何咎之有。故噬腊肉而遇毒。事固有之。然毒不能殺人。而吾之噬仍在。若小小齟齬。便自疑畏沮喪。其何以任天下之事。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不當不稱其位也。六以三居陽。力弱不勝。故爲姦人所悔。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傳訓肉之帶骨者。乾胏言難噬也。九四以受任近君之臣。當爲朝廷除大奸。決大疑。故云得金矢。金矢聽訟之所入也。惟九四能得之。言無媿也。蓋以剛居位不宜有所避。宜斷宜直。可以服人。然須艱貞。艱者。其難其慎貞者。守正不移。如是則吉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斯聖人之所貴也利艱貞雖吉以深心求人而未肯輸情則道不能孚人矣故云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君也人亦有不肯輸情者故有噬乾肉之象得黃金程傳謂黃中色金剛物則是虛象胡雲峰本周禮謂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小獄大四小大兼聽故金矢兼得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故獨得黃金君臣之分也然終有疑焉謂君聽大獄得黃金是已然大獄有殺戮

流放何以止言得黃金以君聽獄不敢有慢易偏頗之心貞厲是已非如臣之執法或有報復之患何以言无咎凡此皆義之未得暢然者豈可曲說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君何日不聽獄則何日不得黃金爻獨舉以為言者殺戮流放無金可贖所不待言其可以金贖者贖而不當雖得不可以言得也必當其罪而後得无媿焉无咎者大君處斷不當雖無報復可虞然匹夫含寃天地動色安得非君之咎故必貞厲而後可无咎也夫厲危也君

貞足矣何至于危曰君以人之生死為已之痾瘝以此存心安得不危此亦臆言之耳又按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謂束矢百矢劑今券書鈞金三十斤此皆未聽以前事而余以贖為言古制不可攷而三十斤太重聽獄訟本以平民之枉而先使不堪其求則平者雖直苟不能辨此終無以自達矣非先王平民之意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罪之大而受刑者也故云何校滅耳凶之甚耳亦似两事但未聞滅耳之刑耳正義謂罪已及首性命將盡則殺之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不明諸説亦不快豈因其滅耳故罪其聰之不明乎所謂聰不明者非盡狂愚之人也亦儘有自以為聰明而陷于大戮者不知乃不遠中知以下皆聰明之過也亦知之乎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小在上而離照之以是為文明之象曰賁賁飾也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之者遠矣故亨亨者飾也非道也故小利有攸往飾則可往故利徒恃飾以往則未也故小利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損坤之上以文乾之中是柔來文剛則乾不過剛而乾文亨者柔濟剛也損乾之中以文坤之上是分剛上而文柔則坤不過柔而坤文小利有攸往剛濟柔也陰陽

剛柔。交錯而相文者。天之文也。

陰位本下。柔不當言來。以陰方得時處上。而下文故言來。柔來文剛。則柔不以上自尊。而降心于剛。順之本體也。坤還其順。而陽自不爭。陰陽調和。所以亨也。陽位本上。剛不當言上。以陽方處下未壯。而上文故言分。言上分者。非全體之所居也。上者。與陰合德而不相外也。健一節之用也。剛上節柔。而順得其主。陰奉陽以從事。不病專行。不至弱喪。所以小利有攸往也。小者。陰也。剛柔其中而言亨。亨生于順。世無不和之剛。柔以剛止。而言

利往行生于止。世無不節之柔。此泰卦也。泰言其大體故以地天交而爲泰。賁言相資。故以山火合而言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止者。爍然可止。而非恍惚閃爍。無可捉摸光景。禮樂文章。煥乎郁郁。父子君臣。肅乎雍雍。是文明以止。乃人道之大文章。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乎日月星辰。陰陽寒暑。所以長養收藏。察時之變。調燮其間。而贊化育者。非小補也。觀乎禮樂文章。君臣父

子。所以斟酌損益。因時之宜。而輕重布之。而成治平者。非偶然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禮樂以文太平也。至于无敢折獄。而知聖人之重民命也。獄貴得情。有一毫粉飾。而人之生死分矣。故不敢以折獄。則非矜示能斷者。皆以人命為戲者也。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飾故也。聖人于賁卦。特發无敢折獄一語。所以深警之也。賁。美德也。而有不宜用賁者。獄是也。甚矣。聖人難之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何以賁以道自重行不為苟動有不借于人爵者矣故舍車而徒初處下士之象也九為陽士之德也車所以飾行也而不知乃有以舍車而賁者艮所以為止也而不知乃有以文柔利往者皆一義皆易之變非變也

窮其本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苟弗可受衛懿之鶴軒不如顔燭之安步也

六二賁其須

須者丈夫之美觀也何以賁之不愧不怍成其須眉男子是也六二文之主也故主一生之儀表賤丈夫非無須而粗鄙無可觀貴小人非無須而神彩不起敬皆不能賁其須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口頰也興動也謂須隨口頰而動也程傳隨上而動動止惟係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本義以上為三此甚不然一爻有一爻之義二何必附三須在頤上何以頤為上此只言賁其須頤與有光耳同為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以陽居三文明之極也則但言賁如而已矣無所不賁也濡如傳云光彩之盛文發于中有本之文非華而不實者比故濡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以永貞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人之所覩也亦人之所始也永貞其賁孰得而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艮體切近于離者火一照而爍然矣故云賁如皤如

程傳云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者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九三之為寇讐所隔則婚媾遂相親矣朱子亦云然但言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與程傳異然皆可疑也其云為九三所隔而不得賁遂至皤如不知三是何年隔起隔有幾年而遂至白首也老女白首尚可以從人乎又云從正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尤碍于理四陰也初陽也舍車而徒徒行亦男子之事當是四

為女而初為男世間只有男求女未聞女從男即孟光願從梁鴻亦須梁鴻求之未聞孟光飛馬從之也女而飛馬從人尚可以為女乎且其所以飛馬從之者為三所隔也夫隔者阻之而不得往非以途遠也前既有阻飛馬將安之凡此皆事之明白不通理之明白窒礙信口言之勉強遷就故私意謂辭不可解則直為占辭可矣若必求其說姑妄言之皤如蘊傳以為潔白理或近之賁言其色也白馬稱其潔也翰如馬之健者動而有文亦賁之象也馬之所以翰如者非為寇者也乃往為

婚媾者也禮文之盛莫備于婚姻亦四以陰柔處陰位故以婚媾言之餙車馬而備禮文以成人道之好賁之大者凡以賁之道不可缺婚媾一段也此亦就經文而言之未敢自以為是姑記之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疑者六四當位疑于不賁終无尤者不以賁為尤也蓋賁而為寇則亂雖文無取賁而為婚媾乃以厚別雖文無尤也寇只是暴而陵人者非定是寇盗如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可謂賁矣而使百姓疾首蹙頞相告可不謂

飾乎以此推之則賁中之飾豈止一端而豈必以飾道論耶若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則婚姻飾馬從古已然何有如程傳飛馬之説乎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士之所處也君之事莫大于下賢賁于丘園禮加于士丘園生彩色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闕之曰可以為文矣是也束帛所以聘賢也戔戔韻釋為委積言多也既束帛以聘賢則不宜苟簡何以吝也君至尊而士至卑以大君加禮于賤士人情

所難故似若可羞而收賢人之致為國家之光則吉莫大焉賢人之功在後故言終時人未必許故言吝此文程傳尤遠甚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不祥以蔽賢為大則國家以得賢為喜

上九白賁无咎

賁所以為色也而有白為賁者焉賁不在色也故大素无文天下之至文也知无色之為色而後可與論賁天下豈以无文為咎哉易之道往往如此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守其自然不假外飾而无矜持之病志之得也上即上九也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天地原有自然之文無文不可以成世聖人不能外也然文所以為用也而非徒為觀美也賁其趾賁其須不求文而自文是故善言賁者不賁也

八卦餘生卷之七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卦之取義未有如否泰剝復之顯且切者君子道消之時亦惟有守己以待時將何所往凡欲勉強以維世運而有所往者是武侯且不能得況他人乎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曰剝亦甚矣而又加以柔變剛者何也凡陰亂之時率無氣骨雖有百煉剛化為軟猜柔蓋畀者欲竊餘潤以自

潤弱者或畏得罪以苟免既欲求容于當權不得不委曲詭隨一委曲詭隨而醜態百出不可遏止矣豈世運使然耶故曰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無道之世君子自知不為小人所容往往有擇地之心焉而不知小人方長去將何之雖欲求一善地而避之而不知小人時之仕路皆荊棘也惟有不可則止不在小人嫉忌之中庶乎可免艮止也坤順也卦以此成剝

君子亦順而止之觀于易象而知理之不可易也蓋消息盈虛天之行也君子尚之順天之時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于義為剝于體則固故君子觀于象以教厚其下而安固其宅厚下則托根也深安宅則置身也固又得意于剝象之外也于剝而得厚下安宅之道剝不能窮君子君子無往而不得所益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寒之中人非驟至也必有漸焉剝牀以足剝之初動者

也。然而有蔑正之心，凶。凶之道也。夫小人道方長，又何以凶。不知陰剥之初，君子小人兩敗。此盖淺薄小人為大奸劾驅除，每先意承志，陷君子以劾容悅。不知君子既去，大奸則又借小人以謝公議，故往往不自保。每驗之無不然。試觀衰亂之世，其始事小人保全者幾人。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下也。小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始于下而漸于上者。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辨。本義謂牀幹也。漸進而上矣。此之蔑貞凶。視初又甚其勢已張。自謂可以得志。而不知此時在卦爲遯爲六月。君子方盛首事小人。未有不並傷者。蓋剝之時。君子自是不免摧折。實便未易摧折。但無知小人。不曉事機。枉用心耳。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則日長矣。剝則日深矣。而公論國憲尚在。小人未敢明肆。而黨與尚未明合。如東漢之末。其始士大夫尚清議。小人猶有所畏是也。

六三剝之无咎

小人之中亦有良心故當羣剝之時而有一人焉能保全善類雖與其黨為異亦可以无咎此等小人往往有之然曰剝之則亦未嘗不剝但剝之中有生意焉殆順而逆用之者三處坤之極有順道焉陰極必反亦自然之理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言不與羣陰同而失其意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近君為小人之當權者剝膚則殘加于君子之身而狠為之矣然亦凶者酷虐之極其得禍亦酷歷觀古今未有能易雖有燭天之焰一旦氷消彼亦莫知其然而然而往事之威毫無所濟凶之甚也或以凶指君子夫既剝膚矣凶又何待言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極之世君子必有受其災者剝牀以膚是也剝牀以足機之微動者也剝牀以辨事之已彰者也猶可以為計也剝牀以膚則欲遠去而不可得矣是以君子貴見

幾于旱。而不利有攸往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君也。羣陰雖甚。見君則消。顧君所以處之者謂何耳。如能調劑之。羣陰皆吾用也。故能使如宮人貫魚之序。而以次寵之。蓋小人志在寵利。則君之咳唾皆恩。苟小有津潤。方患得患失。而希覬之不遑。豈敢妄幾非分。而人欲為曹莽哉。故不能為害。而君得以操縱如意顧指使之令其屏氣需次待恩而無敢攙越貫魚寵之。如宮人然。無不利焉。如据厠見大將軍之類。大將軍。非可据

厠見惟以小人小有才而得大將軍雖据厠見之彼亦安其所從得而不以爲病是宮人寵之説也合羣小顛倒操縱無不如意是貫魚之説也如此世界雖不能如明良之時君子布列未免小人秉權用事然太阿不失朝政不亂君生于小人之世不得五臣十亂而用之然駕御在我謹其啣勒是無不利之説也猶足以呼吸風雷運動一世消之息之與時宜之以善于剝復之會是无不利之説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羣小之世皆婦人。故以宮人喻。以宮人寵。以寵宮人之道。寵小人也。宮人操縱在我。何尤之有。此爻程傳謂五若能使長率羣陰。以獲寵愛于上之陽。殊無禮。安有五爲君。而帥羣陰以從人之理。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雖極陰之世。不能絕陽。雖極小人之世。不能絕君子。雖小人極力摧殘君子。必有一二君子存焉。而不能害。所謂碩果不食也。凋喪之餘。有巍然獨存者。以係民望。如宋之劉安世是也。亂極思治。民心歸之。故君子得輿。言

為民所載也。小人當此際。雖羣陰凝迈。極盛之時。然勢極欲反。無如天道何。自然無所安處。故曰小人剝廬廬所處也。剝人者終自剝。理之必然。註乃謂小人居之則剝極于上。自失所覆。而無復碩果得與之象矣。非也。小人自非碩果。君子于此時。亦不必在上。上但以剝極之時言之耳。剝者。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小人剝極則退。誰為剝之。安得與君子爭碩果。論吉凶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者。陰盛之時。所用皆小人。至于剝極。小人愈

盛。天下之人。皆以為小人不用。而不知勢乃暗消。終歸于無用。故曰終不可用。言其方用也。若君子則雖不得位。而譽望愈隆。民方載之矣。

剝天行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惟有消息盈虛。與時宜之。君子所以處亂世也。貪戀富貴。固不足言。憑恃剛心。與時相爭。亦非明哲保身之道。君子不取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天地閉塞而成冬。閉塞則不亨。雷動于地下而陽復。復

則不亨矣。陽氣既暢。無有壅遏。是以出入无疾。譬如羸病之人。生意一回。日就安肰。雖病未脱體而識者知其无疾矣。陽氣日滋。朋來之象。无咎者。就陰盛之時言之也。此時方有霜雪冱寒之患。不知皆所以閉固陽氣而陽無服患矣。反復其道。勢極必反。剥極必復。生生之道相續于無窮也。七日来復者。自始至復。凡七更也。君子道亨。可以有所往矣。出入以下。皆占辭也。

彖曰復亨剛反

復之所以亨者。以陽剛之反也。然則人無陽德。雖與陰

邪羣比難以亨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陽之復也。震之動也。可以有為矣。然必以順而行乃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若不能以順。則必不能善其出入。合其朋儕。為疾為咎。必不免矣。然則君子雖得時。尤宜沉潛安舒。乃可以有為。若張皇急遽。僨轅之續也。是以君子貴于厚德載物。而小器易盈者不與焉。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陽無不反，道無不復，七日必復，天行之數，不可抑也，吾于此見天道之大焉，人之于小人不可忍，而急急欲去之者，皆其量不足以容之也，聖人必寬以俟之，或有一日之悔，則猶收之于覆載之中，必其冥頑不悟，窮其伎倆，至于極而無原之地，而後治之，如天之于陰，必俟其剥極而後復，而陽自如也，故聖人無欝禍之小人，而天地無欝沴之陰氣，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既長，柔自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人于錮蔽之後。一旦猛省。此時是非善惡。了了分明。而生人之初。赤子之性。盎然充滿。獨知獨曉。獨悔獨恨。而天地之理。完全無虧。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陰極之時。一陽初動。見天地之心焉。微乎微乎。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非至誠孰能與于斯。故至誠如神。未易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讀此語。頗疑之。以為此近于呂氏月令之語。既而乃

悟呂氏月令本此也。上古之時，事體簡朴，故先王得以消息陰陽，將順月令，是以陰陽不忒，寒暑適宜，蓋有節宣之實道焉。如藏冰細事也，而有至理存，未可詳舉也。若在後世，事勢冗雜，人情囂競，閉關罷商之事斷乎難行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音其

六爻之從皆論人事。不遠，失未遠也。纔失便復，未成其失即有小失，不至過甚，可以无悔于厥心矣。元吉者何也？精進之士，有一番過失則有一番悔恨，增一番刻圖

不但改前之過復于無過且防後之過而益懋于德是以大善而至吉者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脩身之道當如是也因此思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所以然者不行者不復也不復則病在故不可以為仁復者去其病者也去其病所以脩身也可以為仁矣是以元吉也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復者人之所難也今既不難而且以為美夫以

復爲美則其德亦美莫吉于此矣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休復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心下于仁則無以尚之矣凡人不肯下人者恥于認錯悼於爲善强欲自飾與理爭是非人之大病也程傳以仁指初六爻各言復何必以仁指初然則二不是爲仁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則復何以頻復有復之心而不能堅持以至于頻也

過可以頻哉至于危厲自取之也然有復之心焉猶可以无咎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幾希者危也厲也而猶有相近者存也是以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則厲義則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三頻復四乃中行獨復何也三動之極四順之始也以復爲行是謂中行處三陰而先復是謂獨復履順之初

乘震之動而處復是謂中行獨復復無等待自知之自復之故曰獨復若待人則同事者誰肯容汝獨復非但同事者情無關切况又有姤善助惡者乃言熒惑徒亂人意故惟中行獨復最難此不用商量不得遲疑者也子曰當仁不讓于師四處羣陰之中而能獨復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也傳方以初爲四正應乃言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無可濟之理然則其人又不足下乎二何以莫焉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决于從道可以獨復矣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者敦厚其復也以復為是守之而不移是非毀譽利害禍福有不得以淆之矣何悔之有四五似皆復中之所應有五不必耑指君言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本義俱以考為成言以中道自成也似未必然中者中心也言敦復所以无悔者中心自為考驗前日之迷失今日之復是認得真悔得切守得定即有是非利

害。適足償前事之失。何以即安而無憾。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迷于復也。沉冥不悟。不可復矣。凶所必至。無足異者。災眚行師。大敗凶。君國十年。不克征。皆理勢所必至但爻中取象。當必有說。不可曉也。

嘗試以人情諭之。雖極惡之小人。亦未嘗不自知其不善。但以為未必即有害。而又恥于改圖。是以始猶頻復終則迷復。至于不可與言。天命去而不留。人心離而不

附凶至而不至有災青者無道之世災異疊見用行師終有大敗者凶很之人作事躁擾如楚靈吳夫差新莽隋煬黷武不休以至于喪國亡身而後已彼自以為其國其君凶非人凶之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十年數之盈也征行也傳曰美惡同必復惡遠而棄德遠而興從古如斯理之不可易也惡既滿盈殃斯及之不克復有所行矣夫十年雖遠一瞬之間未有不到之理至于不克征則雖有掀天之勢皆無可用束手以其身付人旁皇四顧而無如之何然當強盛之日獨不可少為警省

而留此須餘地乎。是以聖人惓惓于復道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制國而衆聽命者也。反君之道。顛倒錯亂不亡不止。是以迷復凶也。必言君者。極人之至也。迷復之凶。大君所不免。而況于人乎。君子論德以失道為凶。小人論事。乃迷復未有不禍。可以警矣。復羨德也。頻則可厭。然聖人猶佚人以改過。而曰无咎。至于迷復。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非聖人戒人也。天道之自然也。聖人之言吉言凶。皆本天道以立言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生于動天行健无妄可言其妄動皆陰柔也坤順以承天不敢妄動必待乾來居初爲主于內而後動秉命于乾而不自專安有妄動之理故天雷无妄也无妄則一天也乾元亨利貞无妄與天合德則元亨利貞無可疑者四德備具大善之卦也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矣其匪正則入于邪而與无妄天淵矣一切災害皆由此而生一切否塞皆由此而起不言災害而言眚妄有

大小眚有輕重故云有眚利有攸往也眚者過也自作之也既以不正致眚惟有恐懼修省以求復于无妄此外更無可為者然昧者不知不肯悔禍以回天意徒欲恃其強暴以人力經營求以勝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此往字與別卦往字微異蓋不正而強做作也无妄則不必有所作為而自亨妄則徒有作為而无攸利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言外則有為主于內言主則內不自專言動則健而柔不用事言剛中而應應乎柔也則剛又未嘗去柔然則无妄者蓋徹內徹外總奉一有主之心以從事如此則安得有妄動大亨以正者單就亨言非釋元亨利貞言亨之可必也謂大亨以其正也以者天與之也亨者天亨之也言天以其正而命亨之而且大亨也故其匪正者天命不祐對舉而言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陰陽之理。不動不生。故天下雷行而萬物化生。實理賦形。實理成性。一毫虛假不得。云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茂盛也。對。答也。副也。言對天地生物之時。法之以育養萬物。則又有調變節宣之道。不徒順時令而已。盡物之性。有實理實事。不徒並育之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往。猶言由仁義行。則吉。天之命也。初九。无妄之主。動之初也。是謂以正動。故吉。所謂大亨以正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但守其无妄而志自得。盖不求之往。而弟求之无妄。是以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此爻諸家之論甚繁。于心殊不能了然。凡經言往皆曰利有攸往。獨此曰則利有攸往。何也。余是以不安于諸說也。竊謂无妄之卦。論實理耳。耕者。穫之本也。菑者。畬之本也。皆實理也。若夫不耕穫不菑畬。是無其事而有其功。理之所不載。非理之實也。而可幾乎。聖人之意若曰。不以實而欲行。必不耕而能穫。不菑而能畬。則利有。

攸往明謂若不能然而欲利往是不耕而思穫不菑而思畬必無之事益反言之也萬物無無本之發生君子無無根之作用天雷之所以无妄者以實也實陽也以六居二雖云得位得中然卦言无妄初以九為无妄之主則六為未實也故反言以甚之也此說與諸說大異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言此不耕之穫意外之事總然遇之未可為富蓋偶然者不可以為常如享不以正偶亦有之不可以為常享之道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所謂无妄之災也。得牛者何人。殃及者何人。此爻頗明。

此則所謂无妄者。但不以妄得之耳非至誠之无妄矣。

六三非能无妄。而災則无妄。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繫牛。邑人自受。補詰亦勢所必至。所謂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以理論之則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以事論之。則无妄之

禍福皆非人力所能免。九四。居健之初而乘動。夫動則

不免有禍福之心。一有禍福之心。遂恐有所遷就。而不能守吾貞。故戒之可貞。不使念頭差錯。則无咎在我。蓋初為无妄之常理。二則念之妄。三則事之妄。總之無益惟可貞。盡其在我。以為凝承天命之本。然有凝承天命之與。便為妄念。此際最為緊切。惟無所為而為之。以守吾貞。為庶幾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禍福皆所固有。但守貞以俟之。無自改咎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以剛處尊。无妄之至者。不當有无妄之疾。然而不免有之者。在外而不在我也。既有无妄之疾。則亦有无妄之愈。故勿藥有喜。勿藥者。我無改疾之道。疾亦不能病我。蓋內有餘疾。不足治也。去无妄之疾。亦何喜之有。喜者喜无妄之疾。不能累我也。凡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不可知者。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疾之失其常者。非常疾。則亦非常藥可治。執常藥以治之。亦必失其常理也。與疾不相應。故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言匪正者不可以未能无妄而往也上九則既无妄矣何以亦行有眚无攸利耶此見非分之福不但妄人不可妄覬即无妄之人亦不可妄覬夫无妄者而有妄行乎蓋內省不愧者而或有所不足于人道之事自信以為无妄也謂可以求助于鬼神[illegible][illegible]于人事而不知有命焉君子與小人一也儌倖之事不可幾也此无愧之无妄非至誠之无妄也初九往吉往人事之常也吉以理言也上九之行希不耕之穫

也眚以失已言也无攸利以命言也徒自眚而無益者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道既窮矣災所不免矣无妄之行將何之矣

无忘君子之所以自盡也雖未能造于至誠之域然能為无妄則可以履吉盖人能立于實地則自可以為其實事吉者天祐之實非天私之有實事者自有實功也若意外之穫世固有之然畢世不可幾君子亦不願幾之比六二爻所以丁寧于不耕之穫也四守貞而免咎五

无妄而疾不能救天下事取足于已而已三之災以无妄而不得免上之行徒取眚而无攸利守已者聽天而不聽天者无益于已上之无妄與三之未能无妄者无以異也是以君子惟求无妄而已矣无妄之至可以元亨利貞而與天地同德不能无妄則天命不祐倀倀乎何之然則守正者即無福而獲天匪正者干天之命寧止不能免咎已也雖然吾感于上九而益有省于君子居易俟命之説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在山下以山畜天天下之畜孰大于是畜者收之以為己有也苟不以貞根基不正畜雖大安所用之故利貞所謂曲能有誠也大畜疑于遯故云不家食吉君子不為無用之學也利涉大川正見畜之實用君子無不可試之地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自强則剛健矣无妄則篤實矣形著動變則光輝矣自强不息則日新其德矣大畜之所以取義至誠之事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乾天也。而遯艮于上。尚賢也。乾健也。而處于山下。止健也。上賢止健。剛而不亢。天下之大正也。

處乾之上者多矣。而艮獨曰尚賔。天之下。至高大者。莫若艮。故以象賢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尚賢故有養賢之象。君能養賢。故不家食者吉。君子利見之時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天也。而尚賢。君子遇知己之主。以吐其奇。奉天之威何用不濟。何險可言。故曰應乎天也。山于象為止。每言利往利涉固知濟天下之事者。未有不豫定于所止之先。君子之用試。蓋非嘗試之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君子之所謂大畜也。

初九有厲利已

所以畜健者何也。健往而不顧。天下事固有不可直情徑行者。直行之。則有厲。故利于已也。厲則已之不至于

失畜之正者也曰有曰利有審度之意焉初九發事之始故有此象

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雖天下之至健亦未有以犯災為是者

九二輿說輻

輿說輻止之象也勢不可進則止不為怯九二處得其中消鎔鋒頴故能豥然如此

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所以輿說輻何也知止我者知難而退中心為我非有

過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易卦之變往往如此大畜以止為用而三則以進為用。緣止者止其所當止。至于可進之日。則往不可禦矣。故良馬逐所以為進也。利艱貞持之小心。其難其慎也。日閑輿衛就馬之象而言之。閑之者慎之也。征逐之中。謹禦自存。如此乃利有攸往。進之中。不忘畜之意也。九三處健之極。故其象如此。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合志又推言之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賢人與上合

志。何往不利。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艮之初體用止者也。牿牛于童。以抑其銳。禁于未發

則易為力。故元吉。此見剛無不用之理。而以不用為用。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吉則喜矣。喜有以善童牛之用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符云反

豕之牙。所以為利也。而豶之有牙之利。而无牙之害。則

吉矣所以貴于畜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大君威福在己。皆有所以制馭之而柔其性。則貪者詐者。悍戾不馴者。皆可收之以為我用。盡天下之才。而無僨事之患。人君之畜。孰大于是。而吉亦孰大于是。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盡天下之賢不肖。而皆得其用。國家之慶為何如。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止之主。亦畜之主也。至于可以為之時。則無不為之理。故云何天之衢。衢路也。天衢既闢。而有无不可為

者亦可知也有可為則為之知不可為而止之非過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所謂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是知所謂大畜者所以裕其道也而大行者所以盡其畜也畜而不用無用之畜也畜而不正小人之道也

上九止之主止之極而言何天之衢惟天下之至靜者為能審天下之機撥天下之變故有以善天下之動而有庖丁解牛之妙

山無取義大畜實非兩事天下之事雖以健成然大剛

則折故必濟之以柔艮之二陰所以濟剛也三之往健之本體也何天之衢止之中何嘗無行艮與乾原非有二也而卦合為一體朱子乃言九三一爻不為所畜是兩人相忤此欲畜而不能彼恃力而强進然則畜者是乎不為所畜者是乎卦雖分爻不過發揮其所以畜之意非真有六人于其間而行止之紛紜也蓋嘗論之一人之身自當剛柔相濟則大畜小畜皆自為之象也若分而言之則臣畜君而君益子畜父而父益婦畜夫而夫益君父與夫天也虛心而受之非有屈也所謂天在

山中亦是實理實事朱子乃言不必有是事亦非定論至有謂天包乎地地下有天以為天在山下之象無論地下有天止可言地畜天說山畜不著即如所言亦何意何味